

新
經
二
齋
學

漢
民
署

羅撒·盧森堡著
陳壽僧譯
胡漢民校訂

新經濟學

中國新文社出版

資本論解說

德國考茨基著

戴季陶譯

胡漢民補譯

精平定價一元三角

馬克斯資本論是有名難讀底書，但是我們讀了考茨基所著的解說，就會識得馬克斯經濟學底大旨，不會覺得難讀了。因為資本論底難讀，不在乎馬克斯用語的艱深特別，而在讀者還未有相當預備底工夫。考茨基是幫我們預備好的，他將馬克斯研究底方法，組織底體系，處理底問題，理論底要點，都給我們解說清楚。所以由資本論出版到現在，歐美各國所有從事於解釋的書，還未有比牠好的。戴季陶先生在前幾年譯出大半，最近又由胡漢民先生補譯完全。中間還經過朱執信先生和李漢俊先生校訂，可知此書底價值。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初版

新經濟學

(全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精裝一元二角
平裝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原著者

德國羅撒盧森堡

譯者

陳壽僧

校訂者

胡漢民

印刷者

中國新文社

代售處

上海河南路九十九十一號
民智書局

分售處

各大書局

1.50



Kora Kutschung

An den Pflaster

Steinen interessieren mich die bunten
Farben: rotlich, bläulich, grün, grau.
Namentlich in dem lauen Winter,
der so sehr auf ein bräunlich lebendiges
Grün warten liess, haben meine
farbensüchtigen Augen sich an den
Steinen ein wenig Bequemlichkeit in An-
spruch zu schaffen gesucht. Und jetzt,
da Sommer ist, da gab es zwischen
den Steinen soviel Eigenartiges, und
Interessantes zu sehen!

在砌石上面的各種色彩：紅的，青的，綠的，
灰的，感動了我，即是在那使我們非常盼望着—
一片有生氣的綠色底隆冬時節，我底色彩饑荒的
兩眼在這砌石上，已經找着少許的絢爛與興奮
來創造。現在到了初夏這當兒在這些石中間
已有了如許珍奇而有趣的看見了！……

這篇筆蹟是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日著者在
監獄中給與友人書信中的一部分——譯者

序例

本書的原著者，是德國有數的社會革命運動家並是馬克思學說的唯一信仰者，也可說是馬氏的第一個得意門生。讀者在著者的小傳中，一定是驚佩她的才腕和她的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的。

本書與資本的集積 (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可說是著者的畢生事業。從來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橫行了一種大規模的組織的殺人行爲和擄取手段，來虐害一般無產階級的羣衆。著者本其天賦的革命精神，將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傳統的密秘，醜態，陰謀，完全搜集在這本書內，並且加一種正鵠的理論的批評和痛罵，正如把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魂魄和肉體，一併放在解剖臺上，借馬克思的利刃，精細的解剖給與讀者。可是著者對於這個解剖，尙未完成之先，就被反對黨，中道擊斃，使我們在這本書上，不能盡窺全豹，這是一件遺憾的事。著者尤其是痛恨那般資本主義的經濟學者所妄倡各種的謬說，各篇中，著者以學理的攻擊，罵得他們狗血滴頭，這就是著者超人的性格和貫徹的精神，最足爲吾人所敬服的。

至於本書的內容，已詳佐野氏的序中，茲不再及。本書是完全根據佐野氏的日譯本所轉譯的，以最短的時間完全這個工作，雖曾細心的校對一次，恐怕與原書和日譯本有忽略或誤譯的地

方，讀者於諒解之外，尙給一個熱心的指教，後日如有再版的機會，以便訂正，這是我所厚望的一件事。

著者的小傳，多半是以井口孝親氏所譯著的羅撒·盧森堡的書信和生涯爲根據，當然此外，尙有添加刪裁。羅撒一生複雜的歷史，和赫赫烈烈的事績，引出許多重大的問題，並且給我們許多有益的教訓，讀者幸勿忘却了自我，而當作是羅撒一人的事看！

本書翻譯時，承好友屠模，洪濤，寸樹聲，吳石山，諸兄，給我許多有益的幫助和指導，使我完成工作，這是我表示非常感激的。

一九二七年一月

繆 孫

序

盧森堡是一個最聰明精銳的馬克斯主義者，同時爲勞動運動，世界革命而犧牲的第一個人物。她的生平，已經詳載在陳壽僧先生替他編的小傳裏面，我這裏可以不必贅說。我所以向新文社提議要翻譯這本書的有兩個理由。其一，如馬克斯忠告槐脫靈所說的話，『足下的宣傳，雖然惹起德意志很大的喧騷，惹起許多的勞動者……究竟足下是依什麼主張，辨護足下之社會革命運動？把運動之將來的基礎放在何處？……無正確的科學的觀念，無堅固的學說，而想鼓動德意志的勞動者，這是等於缺乏分別的良心之宣傳遊戲。』其二，就是盧森堡說的『成功爲科學的經濟學，在資本主義之無秩序的經濟，讓位於勞動社會總體意識的所編成所指揮的經濟制度之時，其職務便算告終，近代勞動階級的勝利，與社會主義之實現，就是說成爲科學的經濟學之沒落……如此資本主義的出現的學說，變爲論理的資本主義沒落的學說，關於資本的生產式的科學，變爲社會主義科學的基礎，資產階級之理論的支配工具，變爲勞動階級解放的革命的鬥爭之武器。』總之，社會主義與勞動者運動，要安置於科學的認識之堅確不移的基礎上面。而中國現時出版界關於科學的經濟學之著作譯述，固然貧乏得可憐。而且大抵是祇可做資產階級理論的工具。這些著述者，叫他做資產階級的辨護士，也不爲過。說到革命鬥爭的武器，更是

離題萬丈。盧森堡這本書却是依據馬克斯主義，將一切最有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者之謬說盡數推翻，而給我們以極正確的科學的觀念。所以現時中國出版界得盧森堡這本書，真是應於需要中之最需要的。

原書係盧氏在社會民主黨學校，自錄的講義稿本，原名經濟學入門，我覺得這個名字，對於這書的內容不甚切當，牠是以勞働階級之經濟學推翻資產階級之經濟學的，就這一個要點看，似乎不如叫做「新經濟學」，更為名副其實。再詳細些說這書的性質，就是以社會主義的見地，為分析現在資本生產經濟與原始以來經濟的出發點，認識整個經濟學體系的秘密，打破一切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隱瞞，而使社會主義得到科學的堅確不移的基礎之經濟學。

陳先生担任譯述，以日譯為底本，同時參照德文原書，譯筆非常的忠實透闢，（日文譯本，有好幾處受檢查以致勾抹了的文句，都補正完全，）使人十分滿意。新文社因為我是起初提議的，使我比對日文譯本，校訂一下，但我所校訂的，真不過千慮之一而已。

末了，我讀盧氏這書，還有一個感想。這書第二章開篇，將一八四七年馬克斯所說『從來所有社會的歷史，是階級爭鬥的歷史。』這一句極有名的批判，加以修改。盧氏說，『我們關於人類社會的舊經濟狀態，差不多每年有新發見，而這些研究，引起一個結論，是在過去歷史中，必定有一個非常長時期間，未曾起何等階級爭鬥的時代。因為那時期，一般社會上還沒

有分裂成種種階級，也沒有貧富的差別，也並無何等私有財產。」這一點不僅見得盧氏對於學問的忠實，更可見真正馬克斯主義的信徒，是以馬克斯主義爲理論與行動的指針，而不是作爲教會裏面的聖典。這個意思，應該是真理的信仰，與宗教的信仰，一個分別的要素。正統派的馬克斯主義學者，便是不曾理解到這一點。佐野文夫說，盧氏理論的著作，是取能動的變革的立場始終一貫的，這些地方，我們應該注意。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

胡 漢 民

序

六

著者的小傳

羅撒·盧森堡（Rosa Luxemburg）於一八七一年五月五日生在曾爲俄領的波蘭Samasidi地方。她的誕生期可巧與世界許多觸心驚目的事，有多大的奇緣；我們看見一八七一年的標記，就不能不想到普法戰爭告終的結果，德國統一成功；凱撒即位，與巴黎的陷落。當月又是法國忍淚吞聲爲釀成世界大戰爭的法蘭克福爾（Frankfort）條約的完結。並且五月五日，使我們更直接聯想到五十年前即一八二一年五月五日，是拿破崙的忌日，再前三年的五月五日又是馬克思的生辰。不僅止此，後來羅撒遭兇徒擊斃於柏林的一九一九年，又恰是世界大戰爭的結果，德國屈服法國而結維爾塞由條約的那一年了。我們觀以上的事跡，都是與羅撒有起伏相映的關係，可算是奇人奇蹟奇緣！在這三十二年間（羅撒僅享三十二歲）世界上鬧得五州鼎沸，人鬼失寧，但不知是羅撒所使然！或是時勢使羅撒而然！

羅撒的少年時代，可算是她將來出世的一個偉大徵象。

羅撒是享猶太人的血生的，她的父

親相當是一個窮商人，女史在少女時代感受家庭的境遇，早就將『貧困』二字，深刻在肺腑間了。然而她雖生於貧困的家中，但稟一種光明磊落的精神，並不像陰鬱煩惱的那般猶太人，大概女史少時，得母教助力居多，常在膝下，教讀德國古典和波蘭文學等書。

這個貧苦家庭，對於子女的教育，並未疏忽。羅撒在小學校卒業後，立即進了瓦爾薩的學校，當時女史發揮一種天賦的特性，頭腦清明，優秀無比，並熱心研究社會主義的文獻。十五歲時，在瓦爾薩的學校卒業，當時俱有非凡的文才，曾著作多少小說。可是波蘭社會主義運動的先輩 Ludwina Warynski 和浪漫主義者影響女史的思想不少，尤其受 Spencer 的自由思想感化更多。

女史十八歲的時候，與波蘭社會黨接洽甚密，頗為當時俄政府所不容，於是受加特力教的洗禮，得牧師的盡力，逃亡到秋立犀。女史在秋立犀，以堅忍的精力與才能，發奮讀書，對於數學，自然科學，頗有心得。促進女史的社會主義思想者，一部分固然是波蘭俄國的社會主義者的影響，他部分不能不歸功於與 Luback 家的交際關係。Luback 家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員，當時亡命來秋立犀，全家苦於病痛，加以物質上的不自由，瀕於離散。羅撒住在他們家中，為之挽回頹勢，撐持門戶，於是羅撒的令譽，得為當時主義者所傳聞。尤其對於馬克思，恩格思的書籍，潛心研究。一八八九年到一八九二年間，羅撒放棄正規的研究，在秋立犀，日內瓦等處，將社會主義的歷史的學問，大加研究。女史與俄國社會主義者 Axelrod 與 Plechanow 等的接洽，就在這個時期。

一八九二年可算是羅撒最初加入社會運動的時期。當時女史與 Karski, Leo Toriches, 及

其他波蘭社會主義者的小團體相接合，而以全副協力，以期在波蘭的馬克思主義之確立。

羅撒政治生活的第一步，就是在波蘭努力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勞動運動。當時波蘭說不上有勞動運動，但社會主義團體的『無產階級』最有勢力。這個『無產階級』，對於國家的，封建的，並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的世界觀的一種巧妙爭鬥，給與了羅撒的影響不少。羅撒以旁觀的態度，鑑於這個『無產階級』，僅為少數知識階級的思想團體所操縱。所以後來糾合勞動者，努力於真正民衆的實際運動，而組織所謂『勞動者同盟』(Arbeiterbunt)的一個新團體。當時波蘭久處於俄國皇帝專制的獨裁政治之下，一般資本家受其庇護，而搾取貧民的血肉，所以波蘭的獨立運動，當然不可默認。一八九二年，獨立運動與波蘭社會黨合併，同立於以勞動運動為目的而期波蘭獨立成功的戰線上。

羅撒糾合同志，並得波蘭勞動階級的後援，於一八九三年，創立俄羅斯波蘭社會民主黨(Die Sozialdemokratie Russisch-Polens)。同年在波蘭又組織社會主義新聞『勞動問題』(Czerw^a Robotnitscha Arbeitersache)，為最初的黨機關報。俄羅斯波蘭社會民主黨的創立，不待言是基礎於馬克思主義的，當時羅撒以年方妙齡的二十二歲少女，一躍而為名實相符的首領了。當機關報『勞動問題』出現之後，同時與波蘭社會黨內部致起主義上的爭鬥。Dazyuski一派的波蘭社會黨，對於這新興的馬克思派，大加攻擊。一八九三年，羅撒被選為出席秋立厘的社

會黨國際會議的代表，當時基於 Dąbrowski 的建議，公認羅撒所代表的俄羅斯波蘭社會民主黨，是一個探偵團體的理由，致被除名。

一八九五年，羅撒在巴黎圖書館，埋頭於蒐集關於波蘭史的材料，後來結果成為女史獲得博士的論文，即在一八九七年所公表的『波蘭產業的發達』（Die industrielle Entwicklung Polens）與『波蘭的社會愛國主義』（Der Sozialpatriotismus in Polen. Neue Zeit. Ghr. 14, II, 1895/96）這兩篇論文，都是基於深刻廣博的歷史研究，來描寫現代的一切經濟的發展傾向，並對於波蘭再建國的可能性，與無產者建設國民的國家之任務如何，女史以精透的眼光，實為波蘭獨立的不朽之作。

當時內憂外患，迫集於羅撒的全身，可是女史以堅強不屈的精神，努力奮鬥，卒於俄羅斯波蘭社會民主黨創立後三年，而完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並且她的黨在一八九六年倫敦的國際會議中，承認委任，到一九〇〇年在巴黎並容許新舊兩黨有同樣的資格。

羅撒將在波蘭的運動結束後，並轉想投身德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但德國社會民主黨內部，制限較嚴，第一個條件，要有博士學位，所以女史於一八九七年努力於 Doktor Gurus 的學位；第二個條件，要有德本國的國籍，女史對於這個問題，頗費工夫，後來不得已與 Luheck 家，結婚的假約，取得德國國籍，女史纔入德國，而同時假婚約解除。

一八九八年，正是德帝國議會選舉運動的激烈時期，當時羅撒也加入運動。選舉運動結束之後，羅撒投身於理論的論戰場裏，頗驚大衆的耳目。一八九八年，女史曾公表了一篇『社會主義諸問題』(Eduard. Bernstein, Probleme des Sozialismus, Neue Zeit, Ghrf. 16, 1897/98)的論文，當時德國社會民主黨，因這篇論文，差不多起了動搖，羅撒在黨內，乘此頹勢，大加整理，於是才舉中興之業。不久女史又公表『社會改良與革命』(Sozialreform oder Revolution?)的論文，對於修正派徹底的加以攻擊。這篇文章，對於革命事業所收的功効甚大。

此時世界社會主義視爲難題者，除修正派的問題外，還有所謂社會黨與有產階級黨成爲聯合政府的問題。當時各國社會黨對於這個問題，大加辯護，在德國也沒有一人反對。只有羅撒以長篇的文章，痛加攻擊。卒於一九〇四年的國際會議上，反聯合政府派，得最後的勝利。

一九〇五年俄國革命時代的羅撒，頗以熱烈的眼光，注視於當時運動。並以健筆，關於無產者對於革命的任務及目的，解示精詳。是年十二月女史假 Matschke 夫人的名，密赴瓦爾薩，參加革命運動，不幸於翌年三月，爲俄官憲所逮捕，然於同年六月即保釋出獄。未幾女史經過芬蘭瑞典再歸德國。

俄國革命，影響女史不少，後來所著的『總同盟罷業與德國社會民主黨』(Der Generalstreik und die deutsche Sozialdemokratie)，可算是由俄革命的收穫物了。這篇文章，攻擊社會民

主黨不徹底的平和改良主義，應探革命的手段，集團運動，總同盟罷業的戰略。至今德國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所以能持久者，大半歸功於羅撒這篇論文的集團策略。

歐洲大戰時代的羅撒，以明慧的眼光，從理論與實行的兩方面摘發戰爭的內幕。理論的方面，女史著有『資本的集積』(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這書的內容差不多把帝國主義，放在肉組上縱橫的解剖；實際的方面，就是女史從正面與軍國主義挑戰。大唱其過激的非戰論，向全勞動階級，警告大戰爭的危險。一九一三年秋，因此招法庭一年的禁錮。

一九〇七年，喀爾·李普克尼希 (Karl Liebknecht) 氏『軍國主義與反軍國主義』(Militarismus und Antimilitarismus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internationalen Jugendbewegung.) 公表了之後，以反軍國主義的健將，與羅撒同志，並且友情甚篤。以後兩人以互助的精神，合作革命事業。他們兩人的關係，本書篇纂者保羅·利維氏曾說：『羅撒好比是指導者，喀爾好比是擊物的鐵槌；羅撒用思想，喀爾用腕力。』(Paul Levi, Karl Liebknecht und Rosa Luxemburg Zum Gedächtnis. S. 11)

羅撒與喀爾傾全副的精神，以非戰論攻擊政府的運動，向好戰的德國民衆，大加宣傳，經幾多失敗挫折，好容易把德國議會內外的主戰空氣，排擠到稀薄而終成真空的程度。可是後來結局至於成功者，這就是德國社會主義運動史上不朽的盛業，也就是羅撒和喀爾兩人的偉大的貢獻